

人生百态

● 形形色色的婚外孕

● 私奔现象透视

女犯怀孕风波

● 沉沦少女的代价
● 一个女人的灵与欲

● 面对金钱诱惑的村姑
● 四个男人的沉沦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碧 剑

技术设计: 易 平

封面设计: 易 平

人 生 百 态

(下)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10印张

字数240千字

印数: 1—20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21—03188—6/I·475

单册定价: 3.20元

全二册定价: 6.40元

人 生 百 态

(下)

目 录

一个女人的灵与欲 (51)

她，一个从乡村嫁到城市的女人。一场横祸丈夫高位瘫痪，20岁的她就得为丈夫苦苦守贞。防线终于崩溃而作风不“正”。是出于生计？出于同情？出于感恩？出于本能？！她，这样分离着自己的灵与肉……

四个男人的沉沦 (22)

他，虚度时光，玩弄青春，无形中堕落成男妓；他，利令智昏，为结婚筹款在未婚妻的唆使下爬上港婆床；他，人格变异，驾着出租车兜售自己，染上性病；他，妻子“下水”，自己“闯关”，妓女，妓男演双簧。

形形色色的婚外孕 (41)

两性行为依旧，它制造了人世间的幸福与灾难，欢乐与悲怆，愉快与痛苦。在人人都应严肃对待情感与性欲的今天，仍然发生了那么多的畸形、荒诞、愚昧、顽劣的婚外孕……

女犯怀孕风波 (1)

西南某女子监狱，这个被爱情彻底遗忘的角落，当一桩涉嫌众多管教干警的女囚怀孕案曝光之后，在这片似乎沉寂的土地上引起了一场悍然大波。是女犯利用探监偷情？还是管教干警枉法……？

处女膜“导演”的谋杀案 (15)

失过身的卫蓉太爱她的丈夫了，她们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为表达对丈夫的爱，向丈夫讲述了她的失贞。然而，这个家庭从此破裂了。丈夫把她当作多余的人，轻则恶言秽语，重则拳脚相加。她有怨，有气，有恨，矛头所向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那个让她失贞的人。谋杀他！……毁了两个家庭，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私奔现象透视 (71)

“私奔”古人早也为之。然而，私奔并不都是甜蜜和浪漫的，私奔在获得爱情的同时，往往要以沉重的失却为代价。私奔，是伤风败俗？伦理不常？还是婚恋自由、性与欲的抗争……？

沉沦少女的代价 (31)

面对金钱诱惑的村姑 (58)



犯怀孕风波

在本季度对犯人进行体查时，查出四中队女囚张明秀身怀有孕。孕期已达6个月。

被关押的囚犯怀孕？这既是一个特大的“新闻”，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丁监狱长管了几十年女犯，稀奇古怪的事确实遇到不少，有关疯的，有上吊自杀的，有打折自己的脚手自戕的，有为争一件劳动工具而咬掉同犯耳朵的，也有女囚间谈情说爱甚至发生反常性行为的……但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女囚在狱中怀孕。这可能么？是不是搞错了？

丁监狱长立即要通了医院刘名泽院长的电话。

“老刘吗？我正在看你的报告。你说张明秀怀孕了，怎么回事？嗯？！哪位医生检查的？李萍。你和李萍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刘院长、李医生应召很快来到丁监狱长办公室。

“说说情况。没有弄错吧？”没有寒暄。刘院长、李医生刚坐下，丁监狱长立即提出要求。

“张明秀确实怀孕了。这次对女犯进行例行体检（为了保证犯人的身体健康，监狱医院定期对囚犯进行身体检查，对有病的犯人及时进行治疗，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免去生产劳动定量，对不能从事繁重劳动的调换到轻微的劳动岗位上去或减少劳动量），张明秀走进体检室后，我发现她步履蹒跚，腰板僵硬，不像其他三十来岁的女犯那么灵活，就引起怀疑。莫不是这女子患了什么重病？得仔细查查。我号了她的脉——脉重；看了她的舌头——苔黄；听了她的胸音——杂乱。认为她的病还不轻哩。就叫她脱去衣服，准备查查她的乳房，看看她是否得了乳腺癌；摸摸她的脊椎，查查她脊椎是否出了毛病；探探她的生殖器官，弄清她是否得了妇科病。可这个女囚就是怪，叫她脱衣服她强着不脱。

给她下几次脱衣服的命令，她就是不动。给你检查病是为你的健康着想，你为什么要抗拒？你是一个女犯人，我是一个女医生，女医生检查女犯人，咱们都是女人，也用不着扭扭捏捏嘛。我见她实在不脱，说服动员不见效，就叫了三名犯人组长，强行给她脱去。脱去她的衣服后，我感到很奇怪，张明秀的腰上缠着一圈一圈的布带，像缠裹腿一样，把肚子给捆绑着。我想，你如果是有胃病，肚子畏寒，扎条护腹布也就可以了，怎么还里三层外三层的捆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嗯？我问张明秀。可张明秀咬着牙，瞪着那双眼睛满怀敌意的盯着我，一言不发。我命令她解掉布带，她不解。我只好又命令那三名犯人组长强行解掉。她还又踢又踹，又喊又闹，把一个犯人组长的小腿踢了两个乌疙瘩。当那布带被彻底解开之后，秘密终于暴露了——张明秀是个‘大肚婆’，那腹部颤颤巍巍，圆得像一面鼓！高得像一座山！”李萍医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情况。

“该不是这名女犯先天性腹大，怕别人笑话她有意把肚子捆起来的吧？”丁监狱长提出一个疑问。

“不是。过去检查身体她腹部不大。如果犯人有腹部大的明显体征，档案里面也会有详细记载（所有犯人的档案中均有明显体征的记载，如牙黄、鼻大、尖脸、脸上哪个部位有痣，罗圈腿、锣锅、双旋等，以便囚犯越狱潜逃后发通缉令用，有利于及时将囚犯捉拿归案）。她不属于有腹部大有明显体征的犯人。”李萍医生一口否认。“而且她乳头上已呈现孕妇的乳斑。”

“会不会是生的瘤子呢？报上登过一个女人肚子里长了个几十公斤的瘤子被摘除的消息。莫不是她也是长的瘤子吧？”丁监狱长又提出另一个疑问。他没理李医生关于女犯乳斑的补充。

“也绝对不是生的瘤子。除了凭肉眼就可诊断她是孕妇而外，我们还对她进行了血检、尿检，作了心电图。所有的检查结果均证

明，张明秀确实怀孕。”李萍医生又一次断然否定了丁监狱长的疑问。

“刘院长，你说说。”丁监狱长把目光转向刘名泽院长。李萍虽说是医科大学毕业生，而且也已做了孩子的妈妈了，但她的医学实践经验同已从事二十多年监狱医疗工作的刘院长相比，毕竟要差得多。丁监狱长要当面听听刘院长的意见。

“张明秀怀孕是板上钉钉，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在李医生诊断检查之后，我又进行了复查。她那肚里孩子的胎音很清晰，连胎动都已极为明显。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怀孕不会低于6个月。”刘名泽院长作了简单的结论性的发言。

沉默，女犯对审问的回答

三人当场研究，如何处置这个特殊的“大肚子”？研究的结果，作出这样两条决定：一是立即引产，中止妊娠；二是查清谁是张明秀的奸夫。中止女囚妊娠的工作由刘院长全权负责，查清张明秀奸夫的工作由丁监狱长亲自挂帅。

“老刘，得给张明秀搞个单间病房，并加强看护力量，要绝对保证她不出半点意外。如果她出了什么问题，我拿你是问！”丁监狱长是个既作风果断，又心细如丝的人。他怕张明秀怀孕的秘密暴露之后，或羞于见人，或怕加重处罚，而割破动脉血管，或抹脖子上吊。节外生枝，自杀了，问题岂不更加麻烦？个别犯人把自己的命看得很轻，认为自己除了“刑期”一无所有，弄不好就一死了之。

第二天，张明秀再次被押进监狱医院，接受了中止妊娠的手术。这一次她没喊没叫。虽说眼眶里含着泪，目光满怀敌意，但医生叫她上手术台她就上。刘院长、李医生也随张明秀一同调来了三名犯人组长，如果她要横放刁，就“诉诸武力”。由于张明秀基本

上采取了合作态度，那三名犯人组长没有派上用场。

引产手术很成功。引下一个女胎，鼻子耳朵清晰可见，黑发丝丝缕缕。为便于案情侦破，在对引产胎儿拍照之后，又将胎儿投入一个装着福尔玛林溶液的玻璃缸中。

张明秀被送进了单间病室。病室的窗子上装着钢丝。怕女犯吞玻璃片和用玻璃片割动脉血管，窗框上的玻璃也被取掉，换上了透明塑料；怕女犯自缢或上吊，抽走了她的鞋带、裤带；怕女犯吞食其它异物戕害身体，摘下了她衣服上的扣子，手指上的顶针，头上的发夹。病室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一名护理员陪护，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室外有武装警察守卫，她要越狱或自杀，实在不可能。

引产手术后，刘院长又专门给监狱医院食堂下了通知：给张明秀开危重病员的伙食，多给加一点荤菜（但不准用鱼和带骨的鸡肉，避免女犯故意用鱼刺和鸡骨卡破咽喉），以便使她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早日恢复健康。张明秀虽说是一个不该在狱中怀孕的女囚，但她仍然是一个怀了孕的女人，理应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享受到其它妇女引产后的物质营养保障。面条、粉蒸肉、鸡蛋汤，端到了张明秀的床前。她吃了，一边吃，一边吧哒吧哒掉眼泪。不过张明秀吃饭的碗不是陶瓷的而是铁瓷的，怕她甩破陶瓷碗用碎片作自杀的工具。吃过饭的筷子也当即收走——狱中就有一名犯人将筷子插进鼻子，然后用筷子头撞击墙壁，使筷子扎破鼻窦，差点闹出一场人命！

听了刘院长关于张明秀顺利引产的报告，丁监狱长十分满意。他嘱咐刘院长要继续稳定女犯的情绪，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争取使她能主动交待出谁是奸夫，配合做好这件怀孕案的审结工作。然后，从狱政科调来了张明秀的全部卷宗。

张明秀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送入这所女子监狱的。入监时25岁，未婚，在

监狱因服从监管，有悔罪表现，服刑两年后即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

看了张明秀的案卷材料，丁监狱长心里有谱了：张明秀涉世不深，头脑简单，只要轻言细语好好讯问，她很快会把怀孕的真象原原本本交待的。殊不知张明秀这个头却很难剃。半个月后，狱政科负责审理她案件的干警汇报，张明秀不予配合，对如何怀孕的事拒不吐一字。“你们是不是态度生硬？是不是提问方式不当？”“让我问问她。她能硬到哪里去？”他要亲自出马，他没把张明秀看成一个对手。

丁监狱长不愧是搞了三十年监管工作的老公安，分析判断案情的能力很强。他熟读张明秀的案卷材料和入监后在狱中的情况后，排除了她通过以下几种情况受孕的可能性。

不可能是带孕入监。无论男女囚徒，入监时都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看有没有骨伤、外伤、内伤、传染病，如果有，全部发还原送犯单位，监狱不予收押。对女犯除要进行上述科目的身体检查外，还要特别增加妇科项目的检查，对每一个怀孕者都要“打回去”。因为中国的法律不但特别规定了对孕妇不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了对孕妇服刑监外执行。何况张明秀已服刑5年，即使带孕入监，那孩子也早已呱呱坠地了，哪会等到现在？

不可能是探亲受孕。为了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个别刑期已服过大半，家中出了父母重病死亡之类的特大灾祸，本人在狱中表现又特别积极，属劳改积极分子一类的囚犯，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由监管干部押解，回家进行短时间的探望。个别探亲的女囚，即使回家同丈夫团聚几天，都采取过慎密的避孕措施，没有一个归监后怀了孕的，何况张明秀服刑还很短，根本不可能回去探亲，也确实还没有回去探亲。

不可能是越狱后流浪被奸怀孕。曾有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囚，不知什么时候钻到了拉

煤的卡车横梁上，越狱成功，流浪到了离南溪二百来公里远的隆昌县。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当上了乞丐，一个心术不正的男子看出她“来路不正”，以“报告公安局”相要挟，把她劫持到一个废砖窑里，强行奸污。然后那个心术不正的流氓无赖又把她当牛马驱使，要她出去给她偷，给她骗，还要逼着她卖淫给他吃喝。这个越狱女囚不干，那流氓无赖就揍她的耳光，还用烟头烧她。她觉得在外流浪，生活远不如在监狱轻松，生命远不如在监狱安全，再流浪，小命很可能就要被那无赖流氓夺去。一天，她又趁流氓男人逼着她上街行乞时，冲进派出所，说自己是从南溪女子监狱跑出来的，叫什么名字，请派出所给南溪监狱挂电话，赶快派人来接她，她想早日回到监狱。而张明秀根本没越狱，也就彻底否定了在狱外被骗奸或被强奸怀孕的可能。

好几种意外怀孕的机会都给否定了，张明秀究竟是同谁偷情而怀的孕呢？

“押张明秀到我的办公室。”作过精心的准备之后，丁监狱长告诉狱政科。

“你坐下谈。”等张明秀被押进办公室，丁监狱长递给她一把藤椅，又给她倒了一杯水。等张明秀坐好，端上茶水杯子，丁监狱长才开始慢慢问话，那亲切的语调，那和蔼的笑容，不像监狱长对待在押囚犯，倒像慈祥的父亲对待女儿。

“张明秀，不用挑明，你也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手术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呢？”丁监狱长开始问话。

“……”张明秀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端在手里的杯子，对丁监狱长的问话不予回答。

“引产后要注意保养，弄糟了会得妇科病。你还年轻，要是留下后遗症，那可就是一辈子的大事了。你手术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吧？啊？”丁监狱长又接连向张明秀抛出两个关切的询问。

“……”张明秀仍是一言不发。

“假如有哪些不适，你就报告，医院里好抓紧时间医治。”见张明秀一言不发，丁监狱长并未动气，还是不紧不慢，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男人是人，女囚也是人，男女犯人同样是人。过性生活，是一种生理需要，好比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我也讨了老婆的，有娃娃的，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被关在监狱里，关十年二十年，十年二十年都过不上性生活，这说起来确实有些不尽人情，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原则上讲，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项监管任务。从具体的来讲，如果让监狱里的男女犯苟且起来，那监狱还叫监狱吗？张明秀，咱们看问题换一个位置，假如你来吃我监狱长这碗饭，你是不是也得像我这样要求？啊？”丁监狱长向张明秀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目的是要让她开口说话，只要她开口说话，问题就容易弄清楚了。

“……”可任凭丁监狱长怎么绕来绕去，张明秀形同哑吧，还是一言不发。

“在押女犯怀孕，这已经出了大格了，如果再生出一个娃娃，天天在监舍里‘吹喇叭’，更是天大的笑话了。把孩子替你打掉，对你也是一种解脱。你的刑期还有整整15年，假如带个娃娃，怎么养？在哪里养？谁替你养？虽说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犯人毕竟是犯人嘛。犯人在监狱里带孩子，监规纪律不许，退一万步说就是让你在监狱带着孩子，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能把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材么？啊？”

“……”张明秀无动于衷。不说是，也不说不是，眼睛只盯着手里的那杯水，不过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你们人年轻，想问题还太简单。你们目前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哇，图一时之欢，不行；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更不行。没有可靠的经济收入，怎么能把一个孩子养大呢？”

“……”张明秀还是装哑吧，不过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再也憋不住了，像两道小溪顺

着脸腩往下流，吧哒吧哒，把胸脯上的衣服滴湿一大片。

“现在后悔也不晚。你掉眼泪了，说明你已认识了错误，我们相信你今后不会再犯这类的监规，一定会好好改造，成为劳改积极分子，争取立功减刑。你有这样的决心没有哇？啊？”

“……”张明秀还是一言不发。

“流眼泪说明了你有关正错误的诚意，但改正错误还得要有实际行动。你说说看，是谁奸污你而怀孕的。”

“……”张明秀仍是哭。

“是你怕打击报复么？不要怕！我们监狱领导保护你！你说你是谁？”

“……”

“张明秀，你不说话总不是办法呀。你出了这样的事，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不同监狱配合，查清事实，问题岂不是更严重（他本想说罪上加罪，为了避免对这女犯造成刺激，话出口时又突然作了更改）？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

“道理给你讲清楚了。我们的政策你也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再回忆一下，仔细想想吧。”丁监狱长见自己讲了那么多的大道理，张明秀死猪不怕开水烫，心里已经动怒。但表面上，他未动声色，只是说话的声调提高了点。说着，又点燃了一支烟，透过烟雾，观察着坐在不远处的这个女囚，耐心等待着。

“……”张明秀不说话，还是那么端端正正的坐着，连手中茶杯的姿势都没有变一下。

“你如果今天不想说的话，回去以后再想一想，什么时候想通什么时候说。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早交待早主动，越晚越被动。你要现在交待最好。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与我们配合，先回监舍，你看怎么办？”

“……”张明秀没说话，可她站了起来，放下茶杯，转过身去，准备走了。那意思很清

楚：她不会说的。

“押张明秀回监舍！”丁监狱长口气威严。

“家贼”难防

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丁监狱长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涉世不深，头脑简单的女犯竟会那么顽固，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蔑视一位监狱最高领导的权威！

事情到了这一步，怎么办？女犯不坦白，只有靠更加缜密的调查了。

丁监狱长又找来狱政科长，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应该说，这所监狱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监狱的四周设有高墙电网，大门由武警镇守，制高点上的哨楼上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瞭望监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警铃大作。所有出入监狱五道门的人，都要出示证件，并严格全部登记在册，有人曾形容，能自由出入监狱的，只有麻雀和苍蝇！

在如此森严的守卫情况下，张明秀和狱外的人发生性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她那孕是怎么怀上的呢？结论只有一个，在狱中，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底下！

哪些男人能和狱中女犯接触？

武警可以接触，但不可能直接接触。他们离犯人远，连犯人姓甚名谁都不清楚，没有机会同犯人面对面打交道。何况，他们执勤时大都是三岗、四岗，至少也是双岗。不可能发生这种苟且之事。虽不能排除武警中有极个别人道德品质败坏，但即使有个别馋猫想在女犯身上捞点腥味，也根本不具备捞的条件。

来探监的男子可以接触。可狱中有明确的纪律：任何探视囚犯的亲属，探视时要持乡以上的探视证明，经过监狱批准后，到“接见室”探视，每次探视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而且探视中，囚犯和被探视的亲属，分别坐在一张大条桌的两边，像参加国际谈判，

别说搞什么“大动作”，就是双方在桌上拉拉手，在桌下碰碰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女子监狱的管理历来正规，为了避免囚犯在探视中出乱子，探视中，还有公安干警在一旁监视。涉及到案情的话不准说，不利于罪犯改造的话也不准说。探视罪犯亲属可送给罪犯少量物品，那些物品也要由干警当场点验后才准交接。违禁品不能交给罪犯，腐烂变质可能有害罪犯身体健康的食物不能交给罪犯，馈赠的现金也不能交给罪犯——只能交给干警，记在发给罪犯的个人“小存折”上，购买所需物品由干警统一办理。避免囚犯身上有钱后作为越狱后的生活资本，或用现金去贿赂管教干部和在犯人中进行不正当交易……

想到囚犯被亲属接见时有干警当场监督，丁监狱长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个火花：是不是张明秀的某位男性亲属在探视她时使了手脚？监狱管理虽说严格，要求是探视时干警必须现场监督，现在的人际这么复杂，就能保证干警那么负责？就能保证那干警没看一条烟或两瓶酒的面上而网开一面？

得查查来探视过她的亲属，特别是半年之间来探视过她的男性亲属。

张明秀的家早已破灭，是没有人来探望她的。以防万一，丁监狱长还是多了个心眼，让狱政科查阅全监狱的探视记录，看看近一年内，张明秀有无亲属来探过监。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半年前的一次接见记录表明，张明秀曾被一男一女两人接见，女人的身份是她姑姑，男人的身份是她表弟。接见记录是副指导员签字。

四中队副指导员应召很快来到丁监狱长办公室，这是一位年轻干练的女警官，警官学校毕业生，虽说才28岁，可已有了10年警龄。丁监狱长让她把张明秀那次同探视亲属见面的情况说一遍，副指导员凭着自己的良好记忆，把有几人来访，双方主要谈了什么话，送了哪些物品，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与原始探亲记录无异。

“她表弟单独接见过她么？”丁监狱长点出问题的要害。

“没有。”副指导员的回答很干脆。

“你能那么肯定？”

“当然肯定。接见时我在现场，从始至终我没离开一分钟。再说，我记得张明秀那表弟还是一个孩子，进屋后只怯怯喊了一声“姐”，就呆呆地坐在他母亲身边，似乎连话都没再说一句。他怎么能……笑话！”副指导员说到此，还撇了撇嘴。

“她表弟真还是个孩子？”

“没错。”

“你先回去吧。对张明秀怀孕的事要严格保密，尽量控制扩散范围。”

“是。”副指导员答应一声。走了。

虽说副指导员一口否绝了张明秀与来探视她的表弟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而且一再声称她表弟还是个孩子，丁监狱长也未改变从这条线索追下去的决心。他向狱政科交待，派两名责任心强、又有取证经验的干部，火速去张明秀姑妈家，弄清是不是她同表弟在探视中有情。

干警马上派出，又很快返回，但调查结果使丁监狱长很失望。她那表弟才11岁，还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身高1.3米。不要说在探视时间里，他不可能同张明秀有什么越轨举动，就是让他和张犯同床共枕，在一间屋里睡上半个月，也拿不出让张明秀怀孕的“本事”。

同监狱外部人员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线索全部排除。丁监狱长不得不承认：问题出在自己管辖的干警身上，真是防天防地，难防“家贼”呀！

女子监狱的内情写真

承认这样的事实是痛苦的。

女囚在狱中怀孕，其罪孽如果是由监管干警以外的人员所造，监管干警当然要负责

任,不过那还仅仅是管理上的责任,哪怕上纲上线说成是失职,问题都还算不上多严重。如果是由监管干警所为,那性质可就大变了。那同医生利用医疗机会奸污病妇,同父亲利用抚育关系奸污女儿是相同的,是知法犯法,是罪加一等!丁监狱长之所以在本狱干警之外的男人身上下了那么大的力量去追查,目的有一个,他希望张明秀肚子里的“种”不是由监管干警播下。他知道,一旦查清那孽种是监狱中的哪位干部所为,除他监狱长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外,还得烂掉一个干警,并给监狱良好的形象泼上一盆很难刷清的脏水!

监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历来是抓得紧的。对个别作风不好,思想道德不过硬的干警,一经发现当即调离。特别是作为女子监狱的干警,除了经常在敲防止被金钱腐蚀的警钟外,也还在不断敲被女色所惑的警钟。身为女子监狱的最高长官,虽说叫不上多少囚犯的名字,但对于自己所监管的对象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也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杀人犯、纵火犯、盗窃犯、窝脏犯、教唆卖淫犯、屡教不改的流氓犯……在某些早已丧失廉耻的女人面前,不但有缝的鸡蛋容易被下蛆,就是平时作风正派的人,被拉下水也是很容易的。人就是人,见便宜不占的“圣人”毕竟很少!而且实事求是的评价,一般的女犯都不痴不傻,智商很高,所以都说“傻子不知道犯罪,犯罪的不是傻子。”监狱里的几千女犯呢,除极个别“老、大、黑、粗”之外,一般的长相都说得过去,不少甚至是顶呱呱的大美人!有的要身段有身段,要长相有长相,要嗓子有嗓子,拉出一个合唱队,或拉出一个服装表演队,完全可以和市里的女声合唱团、服装模特儿公司一比高低……也正因为监管干警时刻面临着这类女性的挑逗,也可以说面临这类女性的挑战,所以除了牢牢抓住干警的思想教育外,监狱还特别对男干警如何管理女囚作了不少“可操作”的硬性规

定。如果干警进女监舍必须有两人以上,而且其中一个必须是女性;男干警找女犯人谈话必须是两人以上,其中一个也必须是女性;女监夜间值班必须要两人以上,其中必须有一名是女性;干警进女监提犯人,必须有3人以上,其中两人必须是女性;干警何时因何事进入女监,何时离开女监,必须详细登记;女犯何时何事找何人办理,办理结果怎样,何时归监,也要详细登记。可以说防范措施是丝丝扣扣,疏而不漏。

遗憾啦,教育抓得这么紧,措施定得这么细,还是有人掉进了女囚这个“蜜糖罐”!丁监狱长发出深深的自责:我这“头儿”当得太窝囊啊!

“孽种”到底是谁下的呢?丁监狱长又进一步作了分析。

监狱里监押着3000多名女囚,有400多名干警,其中男干警有240多名。这些男干警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机关科室,二是各中队部,三是后勤保障部门。机关科室同犯人的关系主要是摆弄花名册。谁入监了,谁出监了,谁立功受奖了,谁反改造关小监或加刑了等等。同犯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在机关科室中抓同张明秀通奸的干警没多大可能,所以用不着下大力量。同女犯们打交道比较多的人有哪些呢?监狱医院!

对!监狱医院应该列为第一个重点!犯人虽说被关在监狱,但她们对自己的命还是看得很重,一般的感冒咳嗽,就怀疑自己得了肺癌,目的是想弄点好药。狱医有处方权,给女犯下什么诊断,给不给药,给什么药,全在医生的笔尖子下决定。有的医生为了讨点女犯的“便宜”,有的女犯为了弄到好药,会不会出现某种肉体交易?女犯吃好药要由狱医决定,开病假条也要靠狱医决定。有的女犯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休息几天,或调换到一个轻劳动岗位上去,找狱医软磨硬泡。本是低烧,硬要求狱医写成高烧;本来是尿黄,硬求狱医写成尿血……狱医官不大,

但这种权还是有的：某某高烧，同意休息一周；某某肺部有阴影，已不适宜在岗位工作，建议立即调换。如果张明秀想在狱医那里开这样的“后门”，会不会对狱医以身相许呢？何况狱医手中的权力还不止这些，保外就医的医疗鉴定，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就由狱医把守着。哪个犯人不梦想越过高墙电网，早日回到监狱之外的自由社会去生活呢？除了减刑可以早日跨出监狱大墙，保外就医就是最好的捷径了。谁能保证女犯不会用自己仅有一点“本钱”去买活狱医呢……

案件侦破的重点集中到了监狱医院。丁监狱长指示狱政科长，清理张明秀入监之后的医疗档案，对为她看过病的所有男性狱医的诊断书和所有处方笺调阅。为了不致打草惊蛇，此事没惊动医院领导，直接从医院档案室调出全套医疗档案。丁监狱长的意思很清楚，医院里的所有男狱医均受到了怀疑，其中包括院长刘名泽。

监狱里的各种档案资料整理很出色。很快就将张明秀的医疗档案全部调齐。看来，这名女犯的身体很好，入监五年，一共只进了四次医院。除这次住院做引产手术外，其他三次是：第一次为急性肺炎，住院12天；第二次为急性肠炎，住院7天；第三次为重感冒，没住院。第一次的主治医生是徐淑，女性；第二次的主治医生为杨波，男性；第三次的主治医生为刘名泽，男性。第一次由女医生诊治，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被排除；第二次住院的时间离现在已有1年零4个月又27天，从时间上也排除了杨波在张明秀身上讨便宜的可能性。而且监狱也曾给医院作过规定，女病员一般由女医生接诊，即使由男医生接诊，体检及查房时，也得有女医生随诊，对妇科病的检查，男医生必须回避。张明秀第二次住院不是妇科病，随诊医生是李萍，这都有两位医生的原始签字记录可查。

问题出在第三次进医院了。据档案查实，张明秀半年前因重感冒被送进医院，诊

断书由刘名泽院长开具，打了两瓶吊针，没有住院，出了一张全休4天的病假条。半年前进医院，半年前张明秀受孕，时间合得上；打了两瓶吊针，有不少的作案机会；后又开病假条……

丁监狱长一个电话，把刘名泽院长叫到自己办公室。“半年前张明秀住过医院吗？你把她那次住院的情况谈谈。”他既是一个工作细致的人，又是一个性格直率的人。对自己的部属讲话从不喜欢“弯弯绕”。

“我？”刘院长瞪大了眼睛。

“你。”丁监狱长也不含糊。

“你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别说怀疑不怀疑，先得把事情搞清楚。”

“别在我身上瞎子点灯啦！那次张明秀住院，我开了处方笺后，因事就走啦，具体执行全是徐淑。再说，你这当监狱长的也不是不知道，由于我老婆有病，既不能上环，又不能结扎，十三年前我就替她挨了一刀，骗啦！别说我不会堕落到去奸污一个感冒高烧的女病犯，就是干了那种事，也成不了大肚子，留下‘后遗症’！官僚主义！”

“对！对！你结过扎。看我这记性。”丁监狱长拍拍自己的脑袋，脸上出现一丝苦笑。

中队长的日子难过到省上告状

丁监狱长支走了刘名泽院长，又叫来徐淑一问，那次张明秀进医院，确实是刘院长开了处方笺后，就马上交给了她处理。病假条也是她以院长的名义签发的（因医生只有三天批假权，批四天必须经过院长），而且在输液的三个小时中，押张明秀进医院的干警一直守候在侧。医院里的这条线最后断绝。

目标集中到了四中队的男干警身上。为了加强警力，应付女犯中出不测事件，改造一线的各中队分别配置了一些年轻力壮的



干警。其他男子和张明秀偷情的可能性都被否定,唯一的解释是中队出了“内奸”!

中队男干警同女犯通奸条件最方便,他们和女犯接触最多,不说朝夕相处,至少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中队干警同女犯的利益关系也最直接。女犯劳动的岗位由中队干部分配,谁干轻活谁干重活往往就凭中队干警一句话;生疮害病,休息不休息,医生开了证明可以算数,中队干部觉得哪个病号可以休息,可以多休息说了同样算数,还可以直接给食堂下指示为某某做几顿病号饭;亲属来探视,让不让接见,接见多长时间,也要由中队干部在旁边掌握,那掌握的灵活程度很大,没到半个小时,他可以说接见时间已到,过了两个小时,他还可以说不足半小时,馈赠的物品他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想赠什么赠什么。评劳改积极分子、评功受奖,那是减刑的先决条件,评谁不评谁,材料由中队长报,第一道关由中队把,报喜还是报忧,“斤两”谁能说得准……县官不如现管。下一个“囚犯的命运有一半是掌握在中队干警手里”的结论,肯定不是胡说八道。且别说做以上这类“好事”,中队长权力不小,就是中队干警看谁不顺眼,想把谁收拾一下,那也不难办到。某犯人本来提的是合理化建议,他也可以歪起说成是某犯人违犯监规,顶撞管教干警;某犯人本来是侃大山,他也可以说成是某犯人游监串队,煽动闹事,某犯人本来是身体不舒服,他也可以说是消极怠工,抗拒改造泡病号……

四中队有4名女干警,3名男干部,力量配得很强,所以四中队的工作在一监狱是走在前头的,多次被评为模范中队。丁监狱长对3名男干警全都很熟悉。中队长巩安,38岁,监狱党委委员,被认为是很成熟的马上就可以拿起来用的“三梯队”。他是由某集团军转业的警卫连连长,不但有自修大专法律系的毕业文凭,还有一手过硬的擒拿格斗技术,在全省劳改系统的军事技术比赛中,他得过两项第一。副中队长姜尚坤,是全监狱

公认的老黄牛,他任过五个中队的副中队长,都是分管中队的后勤管理。监狱里的后勤不好管,资金有限,伙食差了影响了犯人的身体健康不行,卫生不搞好引起传染病流行更是不得了。他到哪个中队,相同的伙食标准,伙食调剂得就要好些;一样的监舍被褥,布置得就要整洁爽目些。所以,哪个中队的一把手,都想把他拉到自己的“部落”里去,他要从哪个中队调出,连犯人都写报告挽留,走后还有哭鼻子的。周德安,一分队带班分队长,22岁,是全省劳改系统小有名气的警察诗人,他写了不少反映劳改干部生产的诗作不说,还雄心勃勃,收集了大量素材,准备写一本研究罪犯心里学的专著……

这三个男干警中,副中队长姜尚坤在一年前患了鼻咽癌,花了几万元钱,送到上海做了鼻咽摘除手术和鼻子再造手术,如今虽说没有免职,基本上是在家休息,据查进出监舍人员登记簿,他至少已有8个月没来四中队了,连工资都是财会人员往他家里送。他和张明秀拉扯上,时间对不上号不说,一个走路摇摇晃晃,吹风就要抱住电线杆子免得被刮倒的人,即使有那个意,也没那个力。小诗人周德安呢,10个月前已考上警官学校,去深造拿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去了。暑假中他回监狱,虽说进四中队看过,查进出监舍人员登记簿,他只呆了十几分钟,何况他暑假进监舍时,张明秀的孕期已有三个月左右,更何况他上学前是一分队的分队长,而张明秀是三中队的囚犯,他认都不认识她。三个干部中,唯一很难说清的,最值得追查的,那就是中队长巩安了,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啦。

巩安是丁监狱长最欣赏的干将,“动”他,丁监狱长是很心痛的。但丁监狱长又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在大是大非面前连亲爹亲娘都不认的角色。他要对自己最欣赏的干将动刀了。

先是召开了一次有部分干警参加的会议,具体的说,是全体男干警参加的大会,公

开了张明秀怀孕的秘密。丁监狱长口才很好,语言也很风趣,作报告连讲稿都不要。

“同志们,我在这里向大家披露一个新闻,就在我们的监狱,一个被关押了整整五年的女犯成了怀胎六月的大肚子!经过调查分析,完全排除了她在狱外怀孕的可能性,是在我们狱内,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揣上孩子的。现在虽说世界上试验成功了试管婴儿,可那毕竟是尖端科学实验。我想那女犯肚里的孩子不是哪位科学家送进去的试管婴儿吧?世界上也有外星人让地球人突然受孕生下怪胎的报道,但这类报道毕竟是外国人根据传闻编撰的,连发报道的人本身也没见过外星人,我想那女犯肚里的孩子也不会是外星人耍的把戏吧……身为堂堂的监管干警,头上带着警徽,干这种事不觉得可耻吗?连我在这个讲台上提起这个事就脸红呀!”丁监狱长越说态度越严厉,神色专注严峻起来。“利用手中的职权搞女犯人,罪加一等!淫人妻女,这比收犯人两瓶酒,一条烟要恶劣得多!我这不是说你们不搞女犯人可以得女犯人的东西,我是比较而言的!”讲到这里,丁监狱长停了下来,端起茶杯喝水。台下的干部见丁监狱长不讲了,就开始转着脑袋东张西望。不少人都把目光射向四中队长巩安。现在的中国已无密可保,什么消息都传得风快。丁监狱长没点怀孕女囚的名字,更没点是哪个中队的女囚怀了孕,可不少人似乎就已看清了打击的目标。

“不要得摇头症好不好?”丁监狱长见不少干警东张西望,吼了一声。“干警奸污女犯人,肯定是要受到惩处的!但我希望这位同志能老老实实的坦白交待。我们大家经常都在对犯人进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教育,我希望这位犯了错误的同志能用这句话教育教育自己,早日走坦白交待,悔过自新的路!我等着,他能主动找我,但我等待的时间有限,就两天,现在散会。”

丁监狱长讲过话后,回到了办公室。他怀着一线希望:巩安虽说犯了事,如果他能坦

白自首,也算有了一个从宽处理的理由,他相信巩安应该有这么一点觉悟和理智。丁监狱长在男干警大会上敲山震虎,而没具体点张明秀怀孕,目的也是想给巩安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巩安果真来了。丁监狱长下午5点结束报告,他7点还差一刻,就气冲冲走进了丁监狱长家里。不过他不是来向丁监狱长坦白交待的,他是来要丁监狱长给他平反昭雪的!

原来,巩安的爱人也是监狱资料室的干部,她从散会后那些边走边议论的干警口中,知道了张明秀怀孕的事,也知道了巩安成了独一无二的怀疑对象。下班后回到家里,饭都不作,找巩安大闹天宫。骂巩安背着她搞女犯人,是狼心狗肺的伪君子!要找他离婚!

“自己做了对不起老婆的事情,被老婆骂一顿是轻的,打离婚也合情合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见巩安自己已经把话挑明,丁监狱长也就单刀直入,公开亮明了态度。

“难道你这当监狱长的已经断定了我是一个利用职权搞女犯人的混蛋?! ”见丁监狱长这么一个态度,巩安目瞪口呆。

“你能推卸掉张明秀怀孕的责任?”

“我监管的女犯怀孕我当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可我只有管理不严的责任,而不是奸污女犯人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巩安咆哮起来。“别说我,你也还有责任呢!”

“别吼叫!事情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当领导的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表态!”

“清楚个屁!瞎表态!如果你们拿出了我同张明秀有染的确凿证据,开除我的党籍,判我几年徒刑我都要喊轻,我主动要求枪毙!”

“口号和高调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最好的态度是承认事实。”

“照你的意思,我是黄泥巴落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 ”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从明天起，你暂时不要到中队上班了，手枪留中队办公室。不叫停职反省，叫休息几天想想问题。”

“这就是停了我的职嘛！好，既然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我也就休息了。给你打个招呼，明天我要上成都！”

“干什么？”

“告你！主观武断，陷害干部！省里告不通，上北京，到公安部去告！反正你丁福贵不给我把冤枉帽子摘下来，誓不罢休！”说完，猛一摔房门，走了。

又一桩怀孕案发生以后……

巩安果真上省里告状去了。

对于巩安如此强硬的态度，丁监狱长不以为然：有几个犯了事的人会老实坦白了的，证据再确凿还一推六二五呢。再审张明秀。巩安接管着她，所以，她才那么死命保着他，她怕报复嘛。

张明秀又一次被提到了丁监狱长办公室。“张明秀，你想好了吗？讲吧。”丁监狱长开门见山。

“……”

“张明秀仍是无言。”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线索，希望你积极与监狱配合，争取主动。”

“……”

“你不要怕，谁也不敢打击报复你，他也没有那个权力来打击报复你了。你说吧。”丁监狱长没点巩安的名，但已明白指示，巩安已被停职。

“……”仍是泥塑木雕。

“是不是巩安干的？”

“……”张明秀没说不字，可使劲摇着头。

“你敢否定是巩安干的？”

“……”张明秀还是没说话，但点了头，作了否定的表示。

“既然你否定了巩安，那是谁？”

“……”又是沉默。

这张明秀就是怪，话不说，但一再的摇头否定巩安和她偷情。提审结束，要她在记录上签字，她没签字，可按了指印，表示对自己摇头否定巩安负责。

巩安不交待，女犯也摇头否定，丁监狱长越来越感到这事太棘手。按照逻辑推理，这事非巩安莫属，但逻辑推理作为破案的一种手段可以，定案处置人则不行。法律不认推理，只认事实！

四中队的4名女干部，闻听中队长被牵进张明秀的怀孕事件中，被变相停职审查，她们公开站出来，为巩安鸣冤叫屈，打抱不平。她们查核了近一年来的中队日记，证实巩安每次进监舍，每次找女犯谈话，至少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为了表示对事实负责，她们联名出具了巩安清白无辜的证明！

看着4名警官送来的材料，丁监狱长陷入了沉思。是呀，巩安也有可能被冤。假如张明秀肚里的孽种真是巩安播下的，他既然找得着和张明秀偷情的机会，也就不难支使张明秀将胎儿处理掉，又何必要拖到现在，给自己留下“罪证”呢？

不是巩安，那他还能是谁？

正当丁监狱长感到此案已无路可走时，又有一名女囚怀孕，这为张明秀怀孕案子的破获开通了一条捷径。

那女囚是七中队的，近两天情绪突然反常，这天借开饭之机，突然从打饭的窗口跳进厨房（监狱的厨房因有刀刃严禁囚犯进入），抓起一把菜刀，割破了手腕上的动脉。她当即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命是给她保住了，但在抢救中，狱医发现一个秘密，这是一名怀孕三个月的孕妇，因自杀突然失血，流产了！

突击审问这名女囚，她很老实，供出了奸夫是修缮中队的犯人组长秦明。

立即提审秦明。秦明供认不讳，而且他还同时招供，他也于半年前同张明秀发生过

性关系。无疑，张明秀的胎也是与他结上的。

事情真相大白！

这个结果实在大出了监狱长和其他参与审理此案的干警的意料。

监狱是囚犯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囚犯在狱中除进行法律法规学习，反省自己的罪恶外，还得参加必要的劳动，以求用汗水洗却自己心灵上的污垢。女子监狱根据女囚的特点，从事的劳动主要是纺麻线，织麻布，做麻袋。但女子监狱光有女犯还不行，还需要一小部分男犯，从事女犯无法从事的劳动。如解决燃料问题要下井挖煤；修理机器，要搬动大型零部件；修建监舍厂房，要搬砖瓦，抬石头，因而女子监狱专门设了一个男囚修缮中队。这些男犯单独关押，与女犯不同监管。即使到车间修理机器，也等女犯收工后，经过现场清查，确信车间已无女犯，再将男犯放入。修好机器后，将男犯押走，再押女犯进来。男犯女犯根本不见面，也无法见上面。这秦明是怎样同两名女犯挂上钩，并把肚子搞大的呢？

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会土遁或会穿墙？

秦明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可这家伙又确实特别狡猾。他因盗窃，拐卖妇女（其中有两名先奸后卖）罪被判刑15年投入监狱。他很乖巧，入监后伪装进步，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选成犯人组长。他本来是机器修理班的，可为了取得监管干部的信任，又主动要求，没有机器修理任务时下井挖煤。他也确实下井挖过几次煤，经常受到表扬。不过这家伙原非善类，那老实、进步、积极是装出来的，他会钻缝觅隙找机会发泄。他知道在织布车间干活的全是女犯，那些女犯大都青春年少，而且不少是情场老手，有的还直接在情欲二字上栽的跟斗。她们被关在这里，恐怕早急眼了。男犯见女人饿兮兮的，女犯见男人同样饿兮兮的。男人女人都是人，过不上性生活都会得“性饥渴症”。他要找个机

会试一试。

那天，他和另外几个男犯检修机器时，见靠墙那排织布机堆着不少麻布，就冒出个鬼主意。等检修完毕走出车间，他又向带队干部请假，说是有件工具丢下了，要回去拿。因为他是犯人组长，干部很信任他，就让他回去了，一进入车间，就钻进了那麻布堆中，把自己藏了起来，带队干部把男犯送回监狱就下班回家了，忽略了秦明拿工具的事。

入夜，车间灯火通明，上夜班的女犯走进车间，机声响起来了。

女囚一人管理着四台织机，四台织机刚好一排，靠墙那一排恰是张明秀管理。

当带班的干警巡查过车间，到车间门外去侃大山之后，秦明掀开了盖在脸上的麻布，露出了眼睛。当他轻轻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情况，确信靠墙这排织机只有一个女囚时，慢慢爬出，蹑手蹑脚走到了张明秀的身后，轻轻拍了拍张明秀的肩膀。

张明秀回头一看，发现身后是一个穿着囚服，光着秃亮脑袋的男人时，惊愕得合不上嘴巴。假如她此时惊叫一声，那她就可以立一个功了，鬼使神差，她没有惊叫！

秦明见张明秀没有惊叫，就用眼睛紧紧的盯住她。他盯住她，她也盯住他。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传递信息的最可靠的渠道。两双眼睛中都透出的是乞求，是贪婪！秦明指了指墙边的麻布，随之，两人就隐进了那堆麻布中……饥饿的人见了面包是不会不扑上去的。没有感情铺垫，没有其他话语，他和她野合成功，如同老鼠作爱！

似乎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丑恶而又精彩的一幕！每个女囚都有自己的劳动定额，她们无暇顾及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再说张明秀的织机靠着墙根，谁也不会专门拐个弯到她的机床前看热闹。何况她那织机照样在运转，梭子在飞穿，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事毕之后秦明仍老老实实躲在麻布

中，张明秀理了理鬓发，再也没有理睬与自己作过爱的男人。在这样的场合下谈情说爱，实在太冒险！

女犯下工了，修理机器的男犯进入车间，秦明从麻布堆中钻出，混入修理工中，这里敲敲，那里摸摸后，又随着男犯混出车间，回到了男监。归监后，他主动找中队干部报告，说是昨晚又下井挖了一夜煤，解除对他夜不归宿的怀疑，还受到了“劳动改造积极”的表扬。

就这一次偷情，张明秀竟暗结珠胎。久旱逢甘露，男贪女爱。是很容易坐胎生崽的！

张明秀再也没有同秦明偷过情，在管理严密的监狱中偷情成功凭胆大，更在凭侥幸。秦明曾给张明秀写过两次情书，夹在张明秀操作的机器的一个不易看到的夹缝中，他向她山盟海誓，要和她出狱后共结连理，白头偕老。

后来，有女犯出狱，车间对女犯的操作机台进行了调整。张明秀调到了车间中部的一排机台，而靠墙的那排机台则调给了七中队的那名女犯。秦明重操故伎，与那名女犯又演出了同张明秀相类似的一幕。那女囚风闻监狱正在追查一个怀孕案件，以为查的是她，想一死了之，因而点燃了秦明“自我爆炸”的另一根导火线。

丁监狱再次提审张明秀。

“是修缮中队的秦明奸污你的吗？”

“是的。”此时的张明秀显得很老实。

“这是严重违规抗改的事，你为什么要干，是不是秦明强奸了你？”

“不是。是我自觉自愿的。”

“为什么？”

“……我已经30岁了，到我出狱时已45岁了。想生个娃都生不了啦。我想生下娃娃留条后。”张明秀面容凄惨，声音哽咽。

作母亲是女人的天性，但作母亲是受生理条件制约的。女人一过生育期，失去生育功能，也就失去做母亲的希望了。担心出狱

后不能生儿育女，这是大多数受刑年轻的女囚的后顾之忧。张明秀也有这种后顾之忧，所以她全力配合秦明作爱，怀孕后又百般掩饰，目的就是想生出一个孩子。

“你过去为什么不将秦明交待出来呢？”

“我想出狱后和他结婚，我不嫌他，他不嫌我，我们都吃过劳改这碗饭。”

“你现在为什么又要承认呢？”

“他不是个东西！和我好了，还去和别的女犯搞，把我卖了！”单纯的张明秀把秦明的逢场作戏当作真情实意，见秦明早已“背叛”她，心理的防线也就彻底崩溃了。

“过去审问时你不点头，不摇头，不回答，为什么我们说你那孩子是巩安的你却摇头否认呢？”

“我本来已罪孽深重，不忍心再去冤枉一个好人！”张明秀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一件波诡云谲的女囚怀孕案终于水落石现。男犯秦明因违规抗改，被加刑两年，转押到另外一个监狱服刑去了。女犯张明秀因严重违反监视，又一度拒绝坦白交待事实经过，给破案工作造成干扰，被记大过一次。七中队那名女犯因对破获此案有功，不追究她同男犯的通奸过错，但她割破动脉自杀，在犯人中造成极坏影响，予以严重警告。

对囚犯处理完毕，同此事有牵连的干警也没逃脱干系。织麻布车间、男犯中队、四中队、七中队的干部都分别受到了批评教育。犯人在干警们的眼皮底下作爱，还差点生出孩子来，这说明监狱管理中还存在着多大的漏洞！

巩安也是被点名批评的对象，他应负的领导责任是推脱不了的。不过，丁监狱长在全监干部大会上给他做了“平反昭雪”，而丁监狱长的自我批评也相当深刻。他在台上向巩安三鞠躬后，说：“我工作不细，差点冤枉了一个好同志。”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从不推诿过失，文过饰非。

（刘秀品）